

医史文献

敦煌医学卷子研究概述

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朱定华 王淑民

指导：马继兴

敦煌卷子即指公元10~11世纪之间，收藏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中隋唐前后抄写的大批卷子书籍。

公元1899年，莫高窟道士王圆箴在清扫第十六号窟甬道时，无意中发现藏有大量经卷的石室，内存各种卷子三万余。其内容多为佛经，也有不少史籍、方志、杂家、书契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医学等书籍。这一重大发现，曾引起海内外史学、汉学者的关注，但却未能得到清政府的重视而加以保护，致使被闻讯来华的英国斯坦因、法国伯希和相继盗走了一万多份卷子。其余部分有被日本、德国、俄国等人盗购者，有在1910年清政府将劫余部分押运北京途中被官僚豪绅抢劫，而转入私人之手者，余下国家收藏已所剩无几。目前流散于国外的卷子主要收藏在法国巴黎图书馆、英国伦敦博物馆、德国普鲁士科学院、日本龙谷大学等处。北京图书馆及台湾藏有部分卷子，但多系佛经。

目前据国内所藏卷子及由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英法两国复制回的卷子缩微胶片统计，约有七十余种医学卷子。二十世纪初，医学卷子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。他们有的对个别卷子作过研究，有的编写过部分医学卷子的目录。但由于医学卷子多夹杂在浩瀚的佛经之中，查寻困难，整理就更加不易，所以长期以来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。马继兴研究员从五十年代起就从事敦煌医学卷子的收集，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。我们编写的《敦煌卷子古医书考释》一书现已脱稿，并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这部书可把沉湮千年之久的敦煌医学遗产重昭于世。下面据《敦煌卷子古医书考释》一书，将敦煌医学卷子的成就作一概述。

一、医学卷子的文献价值

敦煌卷子保存早期医书数量之多，是历史上罕见的。明清以来世传医书较多，宋元医书则已视为珍宝，唐以前医书真本国内就更稀少。因此敦煌石窟所存的七十余种隋唐间写本医书，虽然皆已残缺，但仍可谓无价之宝。从目录学上看，南北朝至唐末时期的医学

著作已相当多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目256部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129部，其中除少量系汉、魏著作外，大多是六朝以后的医著，但现存这时期的医书除《肘后备急方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方》等外，余大多散佚。因此，敦煌医学卷子可以弥补这一时期传世医书短缺的现状。

敦煌医学卷子所保存有目录书记载而后世佚失的著作如：《张仲景五脏论》(P2115)*、《新修本草》(S4534)、《食疗本草》(S76)等，另外还保存了大量从未见古籍录及古医籍记载的医学著作。如：《玄感脉经》(P3477)、《明堂五脏论》(P3655)、《青乌子脉诀》(P3655)、《新集备急灸经》(P2675)、《灸经图》(S6168、S6262)、《唐人选方》(P2565、P2662、P3731)、《杂疗病方》(P3378)等等，这说明隋唐前后医书已远远超出古籍录所采目录的范围。

敦煌医学卷子为校勘传世本古医书提供了早期校本。如卷子本《伤寒论》(S202)即传世宋本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。此书未经宋代校正医书局整理，故更能反映早期面貌，可作为《伤寒论》的早期校本。卷子本《伤寒论》更为宝贵的是保存了传世本《伤寒论》佚失的个别条文。如：“脉虚而不吐下、发汗，其面反有热。今色欲解，不能汗，其身必痒。”“脉微涩，少阴反坚，微即下，逆则躁烦。少阴紧者，复即为难。汗出在头，谷气为下。复难者愈，微溲不令汗出，甚则遂不得便，烦逆鼻鸣，上竭下虚，不得复通。”以上两条均系今本《伤寒论》的早期佚文，可作补佚之用。其他卷子如《平脉略例》(S5614)、《玄感脉经》、《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》(S5614)，均与王叔和《脉经》的部分内容相同，故可作为校勘王叔和《脉经》的早期校本。又如《三部九候论》(P3287)与《素问·三部九候论》部分内容相同，可作为校勘《素问·三部九候论》的早期校本。

这些医学卷子，还可用来注释传世医书中的难解

* 注：括号内字母“P”为法国所藏，“S”为英国所藏，数字为该馆的最早编号。

之词。如传世本《素问·三部九候论》有三种古脉象,即“蠕蠕然”、“浑浑然”、“徐徐然”。唐·王冰注曰:蠕蠕然,“气和故也”;浑浑,乱也;徐徐,缓也”。王注欠明,而卷子本《三部九候论》则对此三种古脉象解释为“蠕蠕者来有力”,“浑浑者来无力也”,“徐徐者似有似无也”,注文简明易懂,一目了然。又如在古医书中常见到“明堂”一词,有用指帝王宫阙,如“黄帝坐明堂”;有用指眉间印堂穴处;另有冠于针灸图上,名为“明堂图”者。前二种词义尚明,后一种则费解。医学卷子《明堂五脏论》中指出:“明者,命也;堂者,躯也”,即指生命之躯,亦可理解为“人体”之称,用此词义解释“明堂图”,则恰如其分。

敦煌卷子也为辑佚古医书提供了原始资料。据隋唐史志目录所载,已知有些重要的古医书亡佚,有的仅在传世医籍中存有散在佚文。如《张仲景五脏论》原书早佚,仅有部分佚文散见于《医方类聚》卷四“五脏门”中。卷子本《张仲景五脏论》保存了四种写本,虽各有残缺,但用以互相校补,再参之于《医方类聚》中的佚文,基本恢复了原书面貌。又如《新修本草》自宋以后便无传本,其文散见于后代本草著作中。但敦煌卷子中即有四种《新修本草》残卷写本(S 4534、P 3714、S 3822及李盛铎旧藏本),显然为辑佚此书提供了古传本。

在医史学研究中,有时因史料不足,对确定某一书的成书年代时,往往产生分歧。敦煌卷子则可为医学史上的某些争议提供佐证。如《王叔和脉诀》一书,因其体例、内容都与《脉经》相异,因此历代学者多认为非王氏所作。但作者是谁?成书于何年?又众说纷纭。宋·陈言认为《脉诀》是六朝著作;明·吴昆谓五代所撰;元·谢晋翁又说是北宋熙宁以后。今将卷子本《七表八里三部脉》与《脉诀》对照,发现卷子本与《脉诀》的七表脉、八里脉、三部脉,从文句形式到内容均相同,可以认为《七表八里三部脉》就是《王叔和脉诀》的早期传本,《脉诀》最迟在唐代就已成书。因此,《脉诀》成书于“五代”、“北宋”之说是不能成立的。又如对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的撰年问题存在争议,有的学者谓此篇不是张仲景原撰,是五代高继冲掺入的,如日人川越正淑就执此见。卷子本《伤寒论》,即传世本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,是唐代写本,因此说明,“辨脉法”最迟亦应系唐代所作。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此篇是否为张仲景之作,但可否定系高继冲的掺入之说。

二、医学卷子的学术价值

敦煌卷子医籍,是隋唐前后人们长期与疾病作斗争

的医学经验总结,反映了隋唐时期医药学发展的历史概貌,这部分医学理论及临证经验,至今仍是灿然可观的。

1. 医学理论成就 《玄感脉经》云:“九脏者,形脏四,头角、耳目、口齿、胸中也;神脏五,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也。”其中云“头角”的功能是“精识之主”。关于九脏之说,《素问·三部九候论》虽也有类似的记载,但都未述“头角”为“精识之主”的功能,仅言“上部天两额之动脉”、“天以候头角之气”。“头角”此指头脑而言。在既知的医学史料中,对头脑具有精神意识的提法,这是最早的。

2. 针灸学成就 卷子《灸经图》、《新集备急灸经》是唐人绘写的灸疗专书,也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图谱。图谱中将病证与穴位用线连接起来,可按症索穴,取穴形象准确易明。《新集备急灸经》残存12个穴位,《灸经图》残存45个穴位,其中有的穴位从未见于传世针灸书。如“手足髓孔、两脚五舟、天门、阴会”等。又,古人取穴无一定制,如《明堂五脏论》一书所记五脏六腑俞穴部位,多与传世本针灸古医书相异。例如:肺俞、大肠俞当在背第三椎、第十六椎两旁各相去一寸五分,而该卷谓此二俞皆在背“第十三椎两旁各相去一寸半”等。又云:“夫人在身有六百四十九穴,三百六十五穴是气,二百八十四穴是风”,以及“言人身有三百六十腧,腧之竖也。又有三百八十四魂,魂魄不住,通利往来”等等论述,均从未见于传统中医学理论,这也说明隋唐时期在针灸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学术流派的存在。

3. 脉学成就 卷子的脉学成就,主要体现在脉诊方面。敦煌卷子共有七部脉书,这七部是《平脉略例》、《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》、《亡名氏脉经》(两种)、《玄感脉经》、《七表八里三部脉》、《青乌子脉诀》。这七种脉书分别论述了诊脉部位、方法、脉象特征及主病等问题,其中有的脉学理论直接继承了王叔和《脉经》及《素问》有关脉学理论,但也有与传世古脉学著作记述互有出入或未见者。如《玄感脉经》中的二十三种脉象及主病、六种死脉脉候,《平脉略例》中的十九脉象及主病,《亡名氏脉经》第二种根据寸、关、尺三部的不同脉象主病所确定的用药处方及针灸法等。

4. 本草学成就 卷子保存了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、《食疗本草》、《新修本草》、《亡名氏本草序例》(S 5968)四种重要的本草学著作。

其中《本草经集注》和《亡名氏本草序例》均残存药物总论,主要论述药物的上、中、下三品、配伍、气

味、采治、剂型、剂量、炮炙、主治功用及药物七情

等。《新修本草》在卷子本中虽仅存46味药,较原书850种相差甚远,但其是现存《新修本草》最古的写本实物,因而非常宝贵。《食疗本草》共残存可供食用的药物26种,每种又各附有医方,共82方。

另外在非本草著作中,还记有地道药材的应用。如《张仲景五脏论》中的“河内牛膝、上蔡防风”等。《不知名医方》第六种(P2882)及第九种(P3930)在三等丸方中记有“江宁地黄”、“河内牛膝”、“高州枳壳”、“华山复盆子”、“原州黄芪”、“潞州菟丝子”“瀾州蒺藜子”等。

5. 方剂学成就 七十余种医学卷子中有二十一种方书,如《杂疗病药方》、《唐人选方》、《单药方》(P2666)、《黑帝要略方》(P3960)及《不知名医方》第一至第十七种,另外在一些佛、道教卷子中也散见少量医方。粗略统计,在敦煌医学卷子中约有一千一百余方。这些医方,除少部分见于前代医学方书外,大都是六朝至隋唐医家的经验方,有的方剂乃是传世方书所佚之方,如《辅行诀用药法要》记有救卒死方五首。陶隐居云:“治中恶卒死者,皆脏气被壅致令内外隔绝所致也。仙人有开窍救卒死中恶之法五首”。开窍指开肝窍眼,肺窍鼻,心窍舌,脾窍喉,肾窍耳。其中用硝石、雄黄散剂着舌下,治中恶急心痛、手足逆冷者,与现代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用硝酸甘油的治疗原理基本相同。

今日之“天王补心丹”,谢观认为首见于元·危亦林《世医得效方》,但在敦煌卷子唐人写本佛经(S5598)末尾发现名为“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补心丸方”,其方名、主治、药物组成和危氏方基本相同,仅个别药物有所更换。卷子“天王补心丸(丹)”共十七味药,其中“贝母、防风、薯蓣、乳糖、甘草”,危氏方改为“玄参、天冬、当归、酸枣仁、桔梗”五味药,据此,天王补心丹在唐代已有此方。

在《辅行诀用药法要》中记有今日《伤寒论》所佚之方。陶隐居云:“外感天行之病,经方之治有二旦、六神、大小等汤。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《伤寒论》一部,治疗明悉,后学咸尊奉之。”陶氏所言之方,即大、小阴旦汤,大、小阳旦汤,大小青龙汤,大小白虎汤,大小朱雀汤,大小玄武汤。在今本《伤寒论》中只有大小青龙汤、白虎汤、真(玄)武汤,缺朱雀汤,且白虎、真(玄)武汤无大小之分。在今本《金匱要略》卷下第二十“产后风”有“可与阳旦汤”之语,但无药物组成。以上二书所佚汉代“经方”在《辅行诀用药法要》上均能见到,可用之辑补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之缺佚。

三、敦煌医学卷子的成书及抄写年代

关于七十多部医学卷子的成书年代及抄写年代,因绝大部分无明确记载,所以主要运用现存医学文献来加以考证。如卷子S202,无书名及作者,也无撰年,但据其内容与宋本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基本相同,故定名为《伤寒论》,从而也可定其成书年代为东汉。其次还可根据作者姓名定其成书年代,当卷子无传世本、又未署明作者时,便根据书中引用的书名、人名、历史事件及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献资料加以考定。如《不知名医方》第六种(P2882)、第九种(P3596),均无成书年代及作者,又无传世本可考,但其二卷子本中均记有“已上药并是大秤大两”之文。据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载:“武德七年(公元624年)始定律令……,凡权衡度量之制……,三两为大两”。武德是唐高祖李渊年号,此条文字说明,自唐武德七年以后,方开始使用“大两”之制。故此二书的成书年代约为公元624年以后,或约成书于唐初。又如《明堂五脏论》未记作者及成书年代,但文中引用了三国吴人吕广《玉匮针经》的佚文,据此可知其撰年约在六朝或唐初。

医学卷子均为写本,大部卷子未署抄年,仅有个别卷子记有抄年。如《新集备急灸经》(P2675)卷末载有“咸通二年……通舍人范子盈、阴阳记景洵二人写记”,即公元861年抄写。一般署抄年者则按抄写日期定写本年代。但有时单凭此也不完全可信,亦应考证。如《本草经集注》卷尾记有“开元六年(公元718年)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,辰时写了记”。近人罗振玉、日人渡边幸三等人认为此即卷子的抄写年代,但日人川琢治从原卷子的书法分析,认为卷末此段文字与全卷本文的书法风格不同,且又不避唐讳,故认为当是六朝时写本。后者的见解似更有道理。

对于大部分没有抄写年代的卷子,则根据文中俱有时代特征的俗字、讳字等来确定大致抄年。如《辟谷诸方第一种》乙本(书名自拟,P2703)中有“菩萨”二字的简体合文“𠂔”,此为唐人写“菩萨”二字的俗体字。此字近人罗福颐曾考证过,故据此唐人俗字,定此卷子约抄写于唐代。又如《张仲景五脏论》中将“世”字缺笔写作“𠂔”,以避唐太宗之讳均是。

经过考证,基本得出这七十余种医学卷子的抄写年代,最早可上限于南北朝时期,大部分是隋唐时期,最晚的写本亦应不晚于五代。

综上所述,敦煌医学卷子的发现,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医学文献史料。这对于研究补阙隋唐医药学史的不足,印证医药史学历来争议或悬而未决的疑点,研究人员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。